

## 當代有藝思 Contemporary Art in Context

- 下一個林布蘭之啓示（下）  
The Aesthetic of the Next Generation – the resonance of "The Next Rembrandt"  
陳宏星 CHEN Hung-Hsing —————4

## 美術館議題 Issues in Art Museums

- 地標光環背後－美術館軟硬兼施的有機哲學  
Behind the Halo of Landmarks - The organic philosophy behind an art museum's emphasis on processes and facilities  
羅潔尹 Nita LO —————10

- 藝術博物館的四種民衆線上參與模式  
Four Types of Active Online Participation in Art Museums  
城菁汝 CHENG Ching-Ju —————18

- 新媒體藝術所帶動的典藏變革  
The Change Brought to Museum Collection by New Media Art  
彭庭軒 PENG Ting Hsuan —————24

## 議題特賣場：懸疑／藝術 Features: Mystery / Art

- 一個都不放過！讓展場變成推理小說的現場  
Turn the Exhibition Space into A Mystery Novel Scene  
童鈺華 TUNG Yu-Hua —————34

- 創作在虛實難辨的臨界張力遊魂－許哲瑜  
Creating in the Critical Tension Disembodied Spirit Where Real and False is Hard to Differentiate- HSU Che-Yu  
蔡幸芝 TSAI Hsing-Chih —————42

- 期許為時代的紀錄者：專訪許尹齡  
Aiming to Be A Recorder of the Times: Interview with HSU Yin-Ling  
王思婷 WANG Szu-Ting —————50

- 河床劇團：幻真的交界  
The Border of Illusion and Reality - Riverbed theatre  
崔綵珊 TSUI Tsai-Shan —————58

## 人物特寫 Artist Profile

- 用布書寫－宅在高雄的智利美女畫家芭梅菴·埃米亞（Pamela Hevia）  
Using Fabric to Write Calligraphy - Lovely Kaohsiung resident Chilean artist Pamela HEVIA  
謝其昌 HISEH Chi-Chang —————66

## 目擊現場 Event Report

- 轉譯的化身：2017年「高雄獎」的力道  
Avatar of the Interpretation – 2017 Kaohsiung Awards strength  
薛保瑕 Ava Pao-shia HSUEH —————72

- 為何「高雄獎」應增設社會參與藝術類別？  
Why Should Kaohsiung Awards Add the Socially Engaged Art Practice Category?  
楊天帥 YEUNG Tin Shui —————78

## 典藏選粹 Selection from the Museum Collection

- 腳踏實地與深情注視－林玉山〈恆春風情圖〉的繪畫美學  
Feet on the Ground and A Gaze Full of Feeling - The painting aesthetics of LIN Yu-shan's Scenes of Hengchun  
劉碧旭 LIU Pi-Hsu —————84

## 美育側翼思考 Alternative Thinking of Art Education

- 神遊筆畫之境－觀「搭時光機：你不知道的明朝新鮮事」一展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Strokes - Ride in a Time Machine: Things You Don't Know about the Wan-Li Era  
黃志偉 HUANG Chih-Wei —————88

## 埤仔內的故事 Story of Neiweipi

- 身邊的美麗－黃花酢漿草與沖繩小灰蝶  
Beauty at YourSide - Oxalis pes-caprae and Zizeeria maha  
周文藝 CHOU Wen-Yi —————94

## 文物保存維護 Conservation & Preservation

- 紙質立體作品之裝裱與維護  
Mounting and Maintaining Paper 3D Works  
鄭世強 CHENG Shin-Chiang —————100

## 藝評講堂 Art Critique

- 布荷東：驚異世界與意識形態的批評  
World of Surprises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 André Breton  
高千惠 KAO Chien-Hui —————108

# 轉譯的化身

## 2017年「高雄獎」的力度

文 / 薛保瑕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暨視覺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

2017高雄獎  
 廖敬君 (曖曖一他·她)  
 壓克力、擋珠、鉛錘、0.02mm漁線、免燒玻璃透明顏料  
 277x8x102cm 2014~2016



### 前言

「2017高雄獎」複審以不分類的方式評選，對評審委員而言，此項工作並非容易。因此在兩天針對「2017高雄獎」進入複選的37件作品，最終要評選出5位「高雄獎」得主，就成為5位評審委員（盧明德、洪根深、陳睨怡、王焜生、薛保瑕）具挑戰性的工作。基本上，評審進行過程中每位委員皆嚴謹以對，初始在經歷多次且繁複的擇選，皆維

持每位委員自主地判斷，再交叉以共識決逐漸縮小得獎作品的數量。在進入最後兩輪決議時，隨即以開放討論的方式，讓每位委員充分表達對這些作品的看法，直至最終得主的出爐。

事實上，主辦單位於評審前，即將「高雄獎」的變革歷史，以及此次徵件的內容詳細說明。並邀請3位觀察員（國內觀察員—秦雅君、陳明惠；海外觀察員—楊天帥）一起加入，提供初選時各類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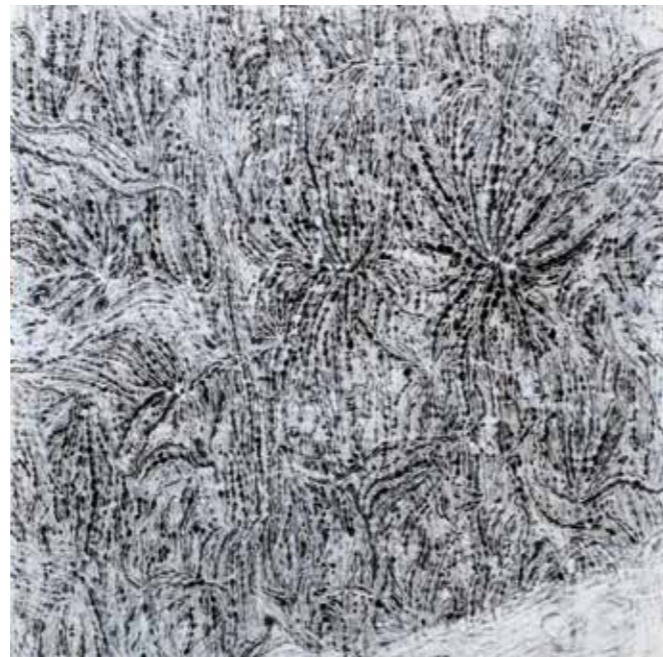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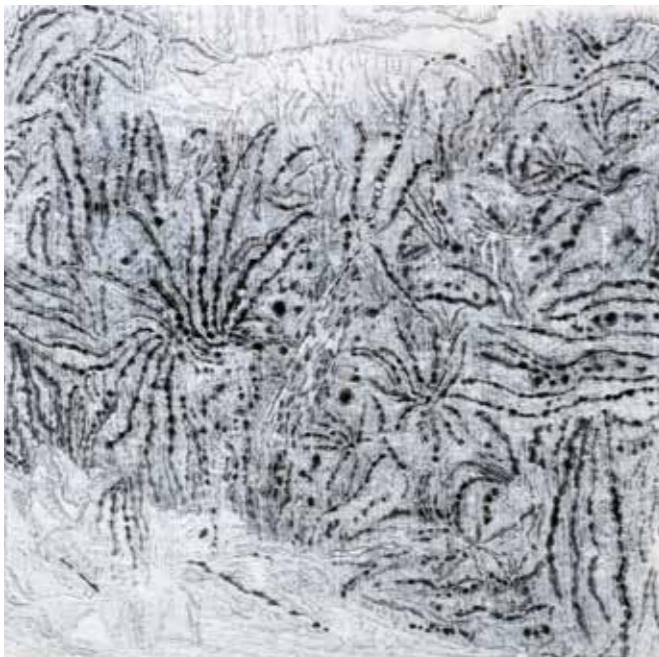
評審們的關注與考量重點，供複審委員參考。但初審作品數量十分龐大（此次有611人投件，約須審查1800餘件作品），各類評審委員的工作一定是極艱辛的，最終由8類項（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油畫／壓克力、素描／版畫、雕塑、攝影、複合媒材與新媒體New Media等）作品中各選出入選與優選作品進入複審，其間必有許多討論與辯證。因此雖由觀察員們提供部分資訊（但不公佈優選名

單），複審委員在初步了解後，較能知曉各類項作品的產出過程。但如何擇選？則須由現場作品的層次，與作品中視覺符號如何表述了創作者的理念，成為其美學元素轉譯的化身，則是評審關鍵的參照。

### 層次化的轉譯

如果說藝術促使創作者積極的以個人的視野觀





2017高雄獎 陳劭彥 《重力風景—有牧草的路》 壓克力畫布 145x145cmx2pcs 2014~2016

察生活週遭的種種現象，並回應時代的多種訊息，且在美學向度上有所挑戰的話；那2017年「高雄獎」進入複審的37件作品，則提供了創作者如何觀察和表述了這個「真實」與「虛擬」、「全部」與「部分」、「宏觀」與「微觀」並存的現實世界。

此次進入複審的37件作品仍如過往一樣，在各種媒材上都有穩健的表現，且是經過高度競爭後，由各類初審的評審委員選出該類的入選作品，並含括初審選出的各類優選作品（複審時並未告知各類獲優選的作品，因此入複選的所有作品是再度一起歸零的共同競賽）。這些作品，無論是由個人的視角，記錄了消逝的一刻和轉變中的消長與異化現象；或是以劇場式與事件現場的情景，扮裝成特定行業的達人的演員方式上場；或是以個人的行動，記錄「內」與「外」的關係；或是以特定的主題，回應當今擾動世界令人恐慌的恐怖事件；或是以微觀化下的自然風景，象徵對現存處境的認知與啓示；或是以特定的圖示與意象，展現個人的感性世界或美學視角；或是以特定的材質和組合方式，表現多層次的空間美學；或是以跨領域的方式，探

討展現新世代對時事與環境的觀感；或是以身體為中介，強化互動的關係，喚起身體的感官知覺；或是以存在但無法辨識的物質（如無線電與水霧等）為媒介，創造異境，提供觀者參與與省思；或是以跨領域混合媒材的方式，創造與內心或記憶片段有關的小劇場；或是以虛實模糊不易辨認的方式，探討記憶的邊界；或是以計劃型的行動方案成果，促使被動者成為主動者，去探討層層被遮蔽的真實。這些豐富的創作理念與內容，顯露這些創作者敏銳的觀察力，以及他／她們如何轉譯這個時代社會情境的變遷，和如何拆解在過去與當下連結的文本意義。

#### 對照式的轉譯

嚴格說來，藝術的發展並非個人的成就，而是文明進化累積的成果。因此，創作理念的激發，必然和時代的情境與處境有關。換句話說，創作者的動心起念，也和曾「有」的與現今延續發展的認知體系有關。然而，當布西亞提出我們已進入「擬像」的現實構成世界時，「真實」的意義為何？遂

成為另一道必須思考與面對的命題。當「擬像的似真」即可能就是判斷與認知為「真」的依據時，創作者以對照式的轉譯方式，作為藝術的表現語法，似乎相對的就增加了。

此次得獎的作品中，不少作品則以對照式的方式，將創作者的理念轉譯呈現。一如廖敏君作品以透明釣魚線上的點狀顏料，呈現出一種經緯交錯模糊隱約的影像。那是在「凝視」的過程中，產生的無法拒絕，也無法明確化的主客觀交映的流變過程。促使觀者在辨識的意圖中，不斷面對曾有的記憶形象，找尋那逐漸被遺忘的「存在」；更在模糊的真實中，以不斷地定位和對位，回視記憶的切片，與逐漸消失的靈光。

而陳劭彥以黑白灰色調、熟練的筆法和多變化的筆觸，表現出連結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的景緻。

換句話說，那是一種將具象抽象化，隨之在複數性與重複性的連結中，再將抽象具象化，所創造出的「擬風景」。陳劭彥作品中的符號，有一種顯微鏡下生物分子的結構，也許那是牧草被分解後的意象，在層層的延續構成中，恣意的生長。而作品展示時，他則以兩兩對照的方式，在色彩、在空間、在語意的連結上，皆凸顯了彼此牽連的潛在原型。

再者，張淳皓的作品則更明顯地以對照方式將兩種圖示並列。創作者以象徵性的手法，游離在容易辨識與不易辨識的意象與情境之中。若對照創作者的創作自述（這是兩個人，花朵是愛人，黑色底是我自己……），此時這些繪畫中的元素，相對的是創作者意欲以特定的圖示引發情感的帶動。在線、花朵與細緻處理具層層肌理的暗黑畫面中，象徵現實世界中彼此相關，卻又有所差異的存在處



2017高雄獎 張淳皓 《靈魂容器—髮》 油彩畫布 130x162cmx2pcs 2016





2017高雄獎 許進源 (困·囚) 底片·相紙 版數：1/5 280x210cmx3pcs 2015~2016

境。由此，畫面中雖有可辨識的花朵意象，也有似「冷抽象」的符號系統，但這些圖示相互接合後的意涵，或許就不是僅由形式上來詮釋的如此單純與直接了。

### 語意的轉譯

視覺符號會有其語意上的表述方法，而其關鍵性的效益，則是這些語意如何產生與形式上對位的延展意義。鍾佩蓉的作品以素描和版畫以及現成物—水槍等元素，創造了形式上相互對位的視覺語彙。創作者也意圖藉由這些內容所產生的語意，回應當下「強」與「弱」的制式劃分；甚至對於弱者的肯定，也希望由輕鬆詼諧的方式，驗明正身！此時，這些形式語言是在於層層連結的解讀，進而將輕鬆轉為嚴肅的議題，促使我們審視現今世界的種種亂象。

許進源的攝影作品，以環形劇場的方式佈置他

所拍攝的行動劇式的作品。而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多為特定的狀態，所用的枯木與玻璃也創造出詭異的情境。那是一種不尋常的場景，也是一種虛幻的敘事。許進源的作品，真切的讓我們知道那不是現實中可見的場景，這是創作者意圖設定的一場戲，並且在環繞式的展覽空間裡，將步上舞台的觀眾，圈圍在揮之不去的幻境之中。只是，這真是幻境嗎？一種自囚式的表徵，是解放的方式嗎？！還是在詭異情境中那綿延不斷的不安，就是一種自囚！

### 結語

整體來講，此次進入複審的作品，微觀性的屬性比較強。創作者也許並不直接藉由作品表述過多的個人情感，可是作品中以轉譯「現實」作出發，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她們關注與回應的落點與力度。其次，對筆者而言，部分作品的情境現場，兼具電玩中遊戲場景的屬性，有片段、即時與短暫虛

實之間的沈浸感。那種場景與情境，看起來有一些遙遠，是因為它其實是「非真」，可是在參與遊戲的過程中，確實有某一部份切身的經驗，而那經驗是在於視窗跟身體之間，和「擬真」現實的引觸所累計出的。因此，我們看到更多近身微觀式的觀察與經驗。而這些作品轉譯的，正是創作者的化身，並試圖連結與詮釋這個時代中與時俱進的文本脈絡。▲

文 / 童鈺華 (藝術工作者)

# 一個都不放過！ 讓展場變成推理小說的現場

## 序幕

「敬啟者：

首先感謝各位來到這裡，參與本劇作之呈現。

如你們所見，本作品是一齣推理劇，舞台設定、主要角色和大致的場景道具都已完成，情節將由你們負責創作。換言之，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劇本作家、導演，當然還是演員。至於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相信你們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會逐漸明白。

提醒各位，線索藏在細節裡。

現在，請依序進入、仔細觀察，一個都不要放過。

祝 順利

C&C 敬上」<sup>1</sup>

第二幕：客廳。滾落的蘋果。展場一景 (攝影：童鈺華)

一日，T收到一封邀請函，署名C&C。邀請者熟知T熱愛看展覽，而T卻一時想不起在何時何地與這兩人交談過。啊，或許是那天在餐會上L介紹的兩名女子，T這麼想著。於是，在一個無人的午後來到了這幢新興的宅院。

## 第一幕：玄關

通道盡頭，燈泡持續著昏暗的紅，「嗡嗡嗡嗡」不斷擺盪的鐘擺，發出固定的頻率音，剛要進入宅邸，這規律的擺盪，竟讓T開始微微暈眩。他搖搖頭，試圖打破傳來的波動，回頭發現另一個入口。

紅沙發、紅高跟鞋，暗示著一種邀請，T伸手探了下沙發的餘溫，不久前有人坐在沙發上脫下這雙高跟鞋嗎？而鞋子卻又像櫥窗展示般，端正地展現自己的姿態。牆上透著金屬光澤的鑰匙，如同指針般指向2點鐘方向。「往前走吧」，T對自己說。





第二幕：餐廳。沾著奶油的手指（許尹齡，最後的檸檬派，局部）攝影：童鈺華

### 第二幕：客廳&餐廳

沙發、矮几、牆上的家族合影、手影遊戲的畫作、掛著的大衣，一切的景象都如此的平和與寧靜，這宅邸，應該是度假別墅，保留著主人一家子的生活痕跡，卻沒有雜物的累積，以及，曾在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件殘影——例如：滾落在地毯上的蘋果。T依著邀請函的指示，逐一確認每個物件背後的意義，撿拾每個角落的訊息，試圖串連出邀請者可能傳達的意向。正當陷入與自己的對話時……

「砰！」，一聲尖銳的槍響劃破寂靜的宅院，T循著聲響衝到餐廳；餐桌上的餐具因巨響而搖晃著，桌上尚未收拾的紅酒杯，應聲落地，紅酒潑灑一地，如同濃艷的鮮血流淌……。蠟燭滴下的蠟淚，不是凝固的狀態；蛋糕盤中，留著一截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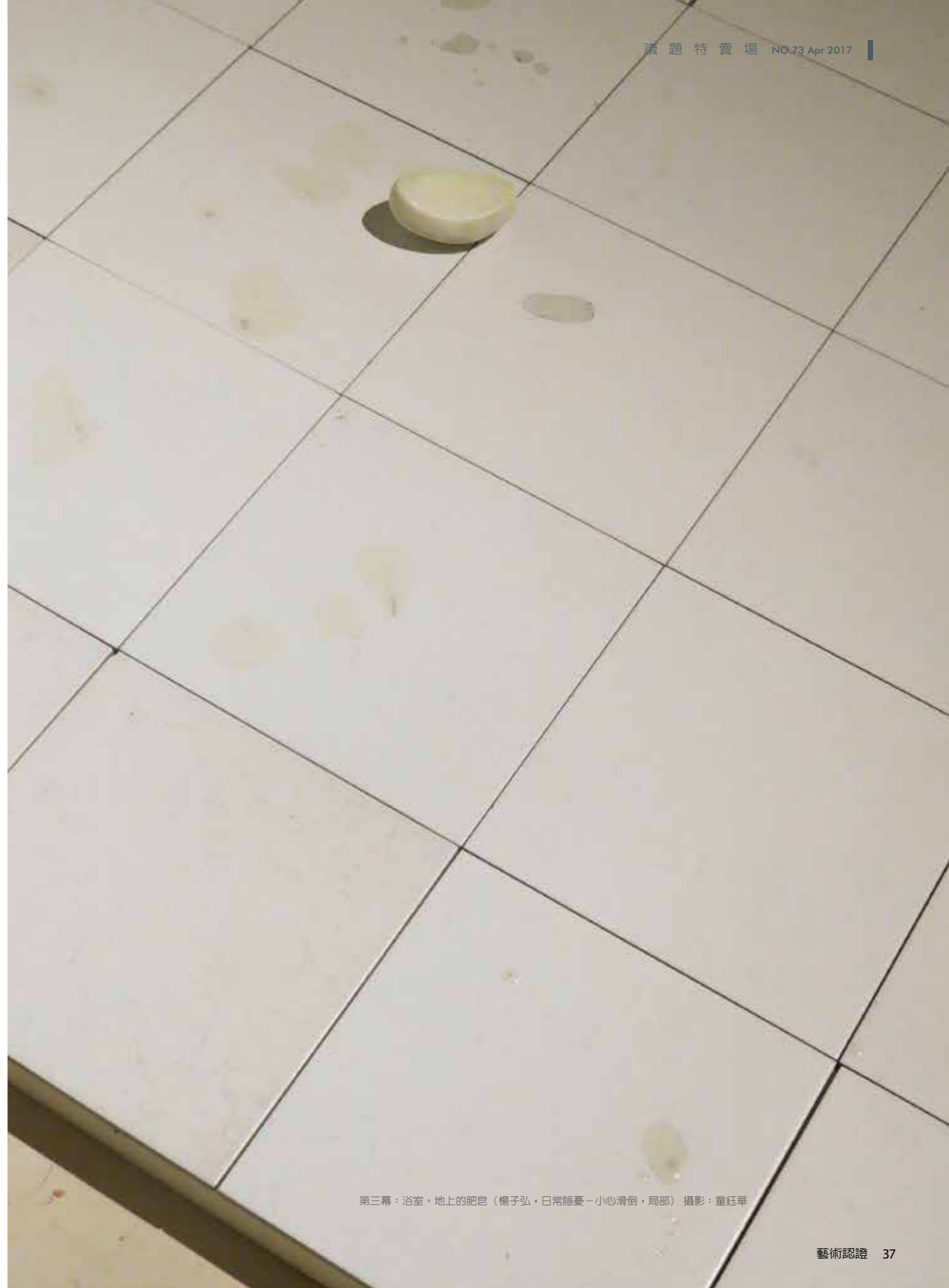
彷彿剛偷挖起蛋糕上的奶油……。這宅子裡有人！是誰刻意留下這些線索牽引著T一路往前？

### 第三幕：浴室與過道

T離開餐廳後，途經一間小小的浴室，浴簾半掩，一塊肥皂躺在磁磚上。「要是踩到鐵定以後仰的姿勢重摔倒地吧」，T這麼想，同時也不禁懷疑：肥皂，還有客廳地毯上的那顆蘋果，到底是刻意以造成某種「意外」的發生？或是因為地震之類的自然現象而掉在地上呢？

這房子太詭異了，時間是靜止的，物件卻似乎「自主地」微微、緩緩移動。

「鈴……鈴……」不遠處傳來鈴聲，由微弱漸清晰，是電話鈴聲。這似乎是孤立的宅院唯一與外



第三幕：浴室。地上的肥皂（楊子弘，日常隱憂—小心滑倒，局部）攝影：童鈺華



第三幕：過道。樓梯通往何處？展場一景（攝影：童鈺華）



出不去的天井與樹（李孟杰，餘生--隱沒的樹，局部）攝影：童鈺華



第四幕：臥室。擴散的血跡（袁廣鳴，難眠的理由，局部）攝影：童鈺華

界的聯繫。轉念一想，難道是C&C要給我更多的線索？正猶豫著是否接起，鈴聲停止。T有些懊惱。「沙……沙……」樹葉摩挲，T從懊惱中回神，這才發現這過道還有個小小天井，天井裡就一棵樹，從瘦長的開窗無法窺得樹的全貌，僅僅部分樹影與枝桠。T繞了天井一圈想看清完整的樹，一座樓梯在眼前，不，是半座樓梯。第一階的高度在約莫離地面150公分高之處，稱為第一階或許不恰當，是第一階到第五階被誰拔除了比較適合；而這段台階也無法通往何處，因為——這棟宅子，沒有二樓。

一個人影，似乎從臥室溜了出去。

#### 第四幕：臥室與庭院

T想尾隨人影的行蹤，問清楚他是不是也受邀到這間屋子？到了臥室，卻不見人跡。

眼前，是一張折成直角的床，鐵件密佈在床上。另一間小臥室，只見白色床單上，漸漸、漸漸滲流、擴大的血跡。T感到一陣緊張，一口氣堵在喉頭。是自己總是晚了一步？或是被邀請者掌控著這個密閉空間裡所發生的一切，只為了讓自己看見？臥室通往庭院的門扉半掩，可以想見，遁出的人，側著身、小心著不碰到門板的動作。庭院樹影搖晃，一叢叢的植物讓T暫且舒緩了沈寤的情緒。天色，似乎暗了下來。

#### 第五幕：密室

所有遺世獨立的宅院，都有個密室。縱使遺世獨立就已足夠埋藏所有的秘密，密室，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尤其，邀請陌生人參觀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空間。

這宅院的主人品味獨特，密室，塗裝成溫暖且少女的粉紅色，牆上兩個時鐘，標示著不同的時間，一張被壓彎的桌，桌上一顆睜著圓眼的鹿頭，場景裡，一段影片，不斷重複放映：兩名白衣黃裙

的少女，艷紅唇色，似孿生卻獨立個體。兩人一進一出、一出、一進，影片末段，一人眼神向前，一人從後方側頭，往前者頸部吹了口氣（或低語）。

倏地，T彷彿也感到頸後一陣涼意。回頭，依舊無人。人體的餘溫，在這個密室裡已十分稀薄。T在密室裡，待了一段時間，即使影片吸走了所有的聲響，卻又因為在密閉空間中的密室，反而產生一份安全感，T甚至浮起不想離開密室的念頭。



## 第六幕：地下室

終究，T在8分鐘循環的影片播畢後，步出密室。

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掛著一張逃生練習的圖像，T覺得自己聽見了圖像裡逃往地下室的人們的低語，遠方的天空灰撲撲，直覺聯想到龍捲風來臨前，被漫天捲起的風沙所遮蔽的景象。圖像中的人們魚貫踏著通往地下的台階，T也順著明顯的指引走進地下室。

許多推理劇、懸疑片及恐怖片的地下室，都上演最後決鬥的情節。T期待著在地下室盡頭，或者推開地下室出口後，能見到C&C，終究沒能實現。地下室，是讓回憶成層堆貼、沈積之地，地下室之

下，也可能深埋著另一棟古老的宅院，靠著磚縫、樹根所及之處，傳遞更古老之前的細語；而覆蓋其上的新興宅院，也將一併接收古老的氣息。

映入T眼簾的即是一整面沈積堆砌各式各樣知名/不知名物件、動物骨骸……的牆，宛如另一個地底世界，至此，人煙已散佚。「或許，C&C根本不存在，這封邀請函是宅院自己寄出的」，T確定著，經過三個收藏宅院主人一家人合照的箱子，步出地下室。

而地下室角落，一張印有大寫R的紙片，繼續等待著下一個收到邀請函的人拾起，拼湊出宅院欲說出的某個單字……。



第五幕：密室（河床劇團，郭文泰+安德魯·考夫曼，unsopken一景）攝影：鄭景陽

<sup>1</sup> 高美館「一個都不放過—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展場入口文字。



密室中，永遠有人在偷窺？  
（維特·貝拉諾Victor BALANON，無名百篇，局部）安卓藝術提供

策展人之一簡正怡喜愛推理小說，展名「一個都不放過」，即是源自於推理女王克莉絲蒂·阿嘉莎的經典名著「一個都不留」。這部小說的結局，是該場謀殺的策劃者都無法逃離孤島上的豪宅，或者說策劃者自身並不想留在此世；整個事件似乎都圍繞著一首童謠，從十倒數至一的童謠，每減一個數字，就會少一個賓客。「一個都不放過—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擷取了邀請函的元素，在展場開頭對觀眾提出邀約，但是期待觀眾在置身每一幕劇的同時，能夠翻轉「一個都不留」的概念，不放過任何一件作品，深度參與展覽。另一個更純粹的追求是，透過一個推理的概念，不探討重大議題，單純藉由一個有趣的引子，讓觀眾更輕鬆進入展覽，編織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展覽腳本，並且欣賞當代藝術的多元性。

試著從藝術家的角度觀之，在這場推理劇中，共同演出的當然不只是觀眾而已。策展階段，每位參與的藝術家也同樣收到了邀請函，有些作品本身當然即具有懸疑感，或者探討心靈層面、精神病患等議題；亦有將記憶、死亡事件組合成各個不同事件的創作，以及本身即為一幕幕場景的作品。具有這些意涵的作品，放在推理氣氛的脈絡之下，顯然合理；然而，當作品原意並非與「推理」有所關聯性時，放置在本展中，則是連藝術家都覺得有趣的脈絡吧。例如：大衣/皮包/高跟鞋系列的立體作品，成了現場的某個線索與片段，有了新的意義。不僅對於觀眾的參觀過程，對藝術家而言，作品的再定義，也都十分當代。

展場，如同一幕幕架構好的場景般，作品進入、人員進入，方能正式演出。在展場設計規劃端，設計師雅雅佩開放了極大的空間，讓近30位藝術家的作品能夠依著展覽脈絡，逐一在屬於自己的「空間」中呈現；但在場景的安排上，則提供了使之更為完整的元素，例如：滾落地毯上的蘋果、上下皆不得前行的懸空台階、無法跨出的天井……，讓作品與展覽本身製造的氣氛之外，有更多懸疑性的暗示。暗示著觀者，身處的不僅是展場，同時更無庸懷疑的是一個如孤島般的宅院。也惟有在這樣隱約透露著緊繃感的空間引導，一幕又一幕，將緊張感堆疊成團，鯁在喉間，膨脹，再藉著作品紓放情緒，當然也更有助於觀者建構出自己的觀賞路徑。

博物館或美術館的空間，本身即具有「密室」的特性。在展場中，面對一件件作品解讀及感受時，室外的陽光風雨、鳥鳴蟲啣、溫度濕氣與之全然無關；也正因為如此，展場，對應於推理小說中的經典設定—密室—就有了十分契合的意義；而參觀過程中，空間同時作為演出現場、同時作為展場，雙重定義之下，也讓觀者對自我、對作品及對空間的定義，更自由地遊走在觀看者（與展覽距離較為遙遠）、劇作者（主導但旁觀的角度）及參與者（可能也是演出的一部份？）等身份之間，是一個極具開放性、極度適合和自己對話的展覽。文末，必須承認，筆者具有極易接收暗示的性格（或稱腦波弱），在開幕前進入尚無人的展場，每件作品跳出的影像、輪廓或聲響，都如同呼應著邀請函，搶著在筆者參觀過程中，成為我腳本中的某個段落。同時，也相信當我們第二次、第三次進入展場密室時，將完成第二版、第三版的腳本。沒有結局，但皆有意義。



文 / 崔綵珊 (藝術行政工作者)

## 河床劇團： 幻真的交界

河床劇團的氛圍總延續著某種怪異、奇幻、詭譎、甚至是病態或恐懼，又或者說是帶點「大衛·林區」的調性。而這種近身的接觸，就是要打破演員與觀眾間的「界線」，模糊「幻」與「真」的區隔，讓觀眾在看劇的剎那暫時「沒了自覺」或「更為自覺」。就如莊子所言：「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河床劇團 開房間 (河床劇團提供)

莊子·齊物論曾寫道：「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我想，這是我對河床劇團的第一印象。

河床劇團的演出，某種程度上滿接近莊周所談的夢境，它如夢似幻又如此切身的經驗，幾乎是讓所有觀者的身體感官，都沉浸在有如做夢般的真實與挑逗中。演員近距離的呼吸、咀嚼、凝望及碰觸，都牽動及伴隨著每個觀者的情緒，而雙方所投射出的回應，也在演出當下讓彼此緊緊相依；觀眾任何的反應都會成為演員的即興創作，而所有參與者也都有可能從「旁觀者」變成「當事者」。在河床劇團所創造的作品裡，看戲與戲子間的身份可以相互混淆或思辨，就如同〈齊物論〉裡的莊子與蝴蝶一般，只是過程中增添了不少「詭譎」與「慾望」在繚繞著。

### 【開房間】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的真實與虛幻，只是兩個不同的境界，不管「蝶是周」亦或是「周是蝶」，談論的也正是人生如夢、夢如人生的狀態。但不論是處於夢幻間的「蝶」或「周」，又或是處於現實中的「周」或「蝶」，最終，我們其實也難以明辨何謂大夢初醒？及何謂真實世界？如此般的戲夢，也雷同於第二季《開房間》的觀眾與演員：在狹小的房間內，



河床劇團 第二屆《開房間》戲劇節-入口 (河床劇團提供)





河床劇團 [unsopken] (攝影：林宏龍)

演員手上的板子寫著：「我想進去你且留在你裡面。」而後，與演員對望的瞬間，彷彿就開始進行現實中的夢境：她咀嚼著食物並吐入地上的一只透明管內，（我們看著她咀嚼，且想像那個味道），之後她慢慢掀開地板，我們卻又瞧見另一個人以口接著管，吞嚥著管內被咀嚼過的食物，（什麼味道？怎麼就這麼直接吃了？是我在吃嗎？），這種幾乎零距離覺察著演員們所有呼吸與溫度，甚至是唾液傳遞的想像，讓傳統戲劇中「台上」、「台下」的分別，頓時間被包覆又狹小的場域給消弭了。於是「我們」彷彿也成了演員或是食物，順勢被吸入與吐納…。那瞬間，自己究竟是觀眾還是演員？究竟身處現實還是夢境？究竟是你進入了我還是我進入了你？想必混沌不明的思緒，也是在虛實間不停地被切換與提問著。之後出了房門，腦中殘留著的畫面有如夢境般的怪誕，但這般「怪誕」，竟然是方才經歷過的「真實世界」。

刺激，幾乎是騷動所有的毛細孔的主要元素，觀者當下產生的情緒隨演員起伏著，即便不說話也能感受到只屬於彼此的全世界。在〔開房間〕裡，文字、眼神與「場次」是如此的引人遐想，「我想進去你且留在你裡面。」暗示的不單只是過夜的住宿，更是「休息」的開房，於是演出的「口腹之慾」，或「飽暖思淫慾」等吞嚥，便開啓了雙方對於情慾的幻想，是種「見山不只山」的延伸。「你我共同處在一段過程當中」，當演出完結後，出了房門一切就歸於虛無。房內的人們繼續迎接下一位觀眾，彷彿每個「下一位」都是她們初次接待入場的觀者，如此失憶（Amnesia）的安排，完全回應了飯店的自身：從“check in”開了房門，進入另一個時空，直到人們“check out”關了房門，才結束這段旅程。來去的是人，被置換的是心，而不變的是一直屬於飯店世界中的「真實」。



河床劇團在第二季〔開房間〕的演出，對觀者而言是種「進入」與「切割」，是存設於真實世界中的某種「幻真」，一旦步出房門後，一切就如夢初醒，只剩身歷其(奇)境的「幻象」。

### 〔unsopken〕

〔unsopken〕是河床劇團2017年的新作，劇場本身依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場地量身規劃，現地製作並演出，藝術總監郭文泰與藝術家Andrew Kaufman將這件作品設計成一個無限迴圈的事件，沒有開始，沒有結束，他們創造畫面，而〔unsopken〕意義則由觀眾去臆想：何以說不出口……，或不言而喻……？

### 密室的切換

初次見到河床劇團為高美館製作的〔unsopken〕，很難想像在諾大挑高又有天窗的空間中，河床劇團究竟要如何呈現出密室的樣貌？如何製造出神秘的氛圍？如何讓觀眾感到幽閉？類似的提問在總監郭文泰與藝術家Andrew Kaufman的創意下，只用了兩個層疊的大小盒就做到了。大外盒，是用來隔絕真實世界與自然的光線，而小內盒就是營造出內在觀想的「密室」，它是個亮粉紅，奇幻又超現實的房間，均光的陳設，凹陷的書桌，半開的抽屜，一顆獵鹿頭，都讓整個空間充滿了一股無法言喻的詭譎。而場內兩個靜止的時鐘，像是

象徵著兩個生命或是兩個世界的停滯，再加上一根「垂落」的白支桿，與牆邊的一小片斜木板，更讓密室在視覺上增添許多空間想像的層次。而與之呼應的是牆上的錄像：幽微的暗室，只有一雙腳不斷地重複著當下發生的事件……。

### 暗室 / 示

錄像中的螢幕，顯示著如鐘擺晃動的黑影，一雙赤足，站立於前，而後足根緩緩飄浮，在離開地面前有雙黑皮鞋閃過足掌間，快到讓人眼花以為是錯覺，而後飄起的足，腳尖順勢下垂，接著一股濃稠的亮粉紅顏料就從雙腿間緩緩流下，是意味著胯間流淌出的液體或者更甚？而飄起的動作在瞬間似乎反轉為「吊」，吊著腰？吊著胳膊？亦或是吊著頸？裸足間不斷流下夢幻又稠滑的汁液，它堆積、滑過外側小腿凝聚於腳尖，和著那如鐘擺般晃過畫面的黑影，滴答…滴答…，這一切都…〔unsopken〕。

### 與之對望的震懾

而後，演員緩緩步入密室，定神，回望，雙眼直視觀眾的瞬間，也彷彿開啓了密室的時空，她屈身用手舀起水瓢內的一掌空氣，放入舌上一抹，轉頭凝視眾人，透過「口」與「味覺」的聯想，讓這樣的對望似乎帶著些許情慾；而後兩位女演員緩慢錯身而過，在分別出入「密室」時的瞬間，空間

的設計讓觀者同時見到「牆」與「時間」的隱形切換。另一女演員同樣在密室蹣跚，之後她趴下穿越書桌，以手沾一瓢氣味，湊到鼻前來嗅，兩者口鼻的感官，都不禁讓人聯想著諸多的情境…是空間的味道、食物還是慾望在流淌…。接著，亮粉色空間內的兩人，身體漸漸交纏，女子白皙的手滑過另一名女子的脖子，豔紅的唇輕掃過她的耳，前者身體慢慢滑下，後者則是拖著她的胳膊…，那往下坐的軀體恰回應著對面錄像裡頭的「吊」：那懸空的腳趾與滑落的粉紅液體，是否是意指某種體液？又或者是發生了某些不為人知的祕密？

值得一提的是，觀看的群眾，就剛好置身「虛幻」夾存的「真實」地帶，我們看著密室上演的故事，又聽著錄像播放出的聲響，偶爾眼角餘光瞄著螢幕內的影像，兩方無限循環的情節，同時在觀眾周遭不斷圍繞著。「所謂的密室」在劇場陳設上就是種隱喻及感召的狀態，演員是「真」，但進入密室後就成了「幻」成了「過去」，在虛幻的世界裡，她們演繹著密室的曾經，並呼應「螢幕」中的畫面，藉此開啓觀眾對於密室的想像，那些「無法言說」、〔unsopken〕的心底騷動，只有身置其中的人們，才有辦法感受到那微微顫動與不安。

### 一個都不放過

大衛·林區在獨白巖語曾這麼說過：「我認為無論是繪畫或做其他什麼，你的滿腹想法也

會被過去經歷啟發妝點，即使是新靈感，也總沾染著過去的色彩。」類似的經驗，也適用於河床劇團。不論是〔開房間〕、〔千圈之旅〕或是〔unsopken〕等，河床劇團的氛圍總延續著某種怪異、奇幻、詭譎、甚至是病態或恐懼，又或者說是帶點「大衛·林區」的調性。而這種近身的接觸，目的就是要打破演員與觀眾間的「界線」，模糊「幻」與「真」的區隔，讓觀眾在看劇的剎那暫時「沒了自覺」或「更為自覺」。就如莊子所言：「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回到〔unsopken〕的無限迴圈，在沒有起始與終了的世界裡，一切猶如黑洞，猶如醒不了的夢，在緊閉的密室中，人們只能漫延與擴張所有的想像，而這也是河床劇團特有魔力，對於觀眾，他／她們：「一個都不放過」。



河床劇場 〔unsopken〕 作品空間裝置中的影片截取 河床提供



河床劇團為高美館《一個都不放過：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展覽量身打造的作品  
〔unsopken〕內現場演出的（time time）片段（攝影：鄭景陽、林宏龍）